

历史地理



第二十四辑

中国地理学
会历史地理
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
编辑委员会·编

历史地理

第二十四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地理. 第24辑/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179 - 5

I. ①历... II. ①中...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9523 号

封面题字 顾廷龙
责任编辑 顾兆敏
特约编辑 王卫东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历史地理

第二十四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编辑部地址: 上海邯郸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4.75 字数 560,000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179 - 5/K · 1661

定价 6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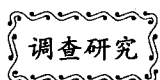
目 录

《水经·江水注》枝城—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下篇)·····	张修桂(1)
《水经注》记载的洛阳——《穀水注》注·····	赵永复(24)
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	邹逸麟(41)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州县置废的考察·····	马 剑(54)
辽代州制研究·····	余 蔚(67)
行政区域整理过程中的边界与插花地 ——以民国时期潼关划界为例·····	徐建平(89)
古代项羽信仰的时空特征·····	程 森(111)
近世韩国洞神与中国江南土地神崇拜的比较·····	朱海滨(120)
四邻地主:社区空间中的村庙系统 ——以明清时期泰顺四都为例·····	祁 刚(138)
清末至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	欧阳楠 张伟然(148)
辽金元北京城市扩展过程与行政建制研究·····	韩光辉 王长松(160)
青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	李 嘎(174)
福建政区沿革治所考·····	林汀水(193)
清代南澳厅考·····	刘灵坪(200)
近代闽东茶叶贸易与早期资本主义全球化 ——以福建坦洋茶叶贸易研究为中心·····	蓝 图(206)
“汉阳诸姬”:基于地理学的证伪·····	于 薇(231)
淮水流域“华夏边缘”特质的消弭与延续 ——以相关古史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	朱继平(244)

“山结”、“水结”、“路结”

- 对于兰州在丝绸路上重要地位的新认识····· 李并成(255)
- 元代河南行省的站道研究····· 默书民(263)
- 民国以来的黄河航运····· 樊如森(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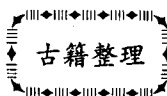
- 雍正开发贵州的决策过程、原因及其影响····· 韩昭庆(301)
- “征调西兵”及其对南宋前期政治的影响····· 何玉红(315)



- 中国东南山区的地域社会结构:以明清浙江泰顺县为例····· 吴松弟(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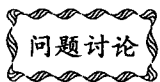


- 清代西藏历史地图的编纂、史料及方法····· 房建昌(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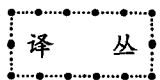


隋代关防体系研究

- 以《隋书·地理志》为考察中心····· 孔祥军(355)



- 关于不韦县设置的两个问题····· 吴小平(365)



郡与区域——1700—1830年中英格兰东部地区的移民关联

- [英国]汤森·克莱尔著 张青瑶译(369)

Historical Geography

No. 24

Contents

1. To Annotate and Reinterpret the Reaches from Zhicheng to Wuhan Recorded in *Notes on the Book of Rivers* (the end)..... Zhang Xiugui(1)
2. A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Annotation of the Gu River in *Notes to the Book of Rivers* Zhao Yongfu(24)
3. A Look at the Changing Views of the Territory and Boundary in the Qing Dynasty Zou Yilin(41)
4.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shment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Area of Sichua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Majian(54)
5. On the Prefecture System in the Liao Dynasty Yuwei(67)
6. The Treatment of Boundaries and Flying Land in the Adjusting Processes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Xu Jianping(89)
7.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Xiangyu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Chengsen(111)
8. A Comparison of the Dong-Sin Worship of Korea and the God of Land Worship in the Area of Jiangnan of China in Recent Centuries Zhu Haibin(120)
9. The Temple System in Village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Taishu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Qigang(138)
10. The Distribution of Schools Founded by the Temple Property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 Ou Yangnan Zhang Weiran(148)
11. On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Beijing C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Han Guanghui Wang Changsong(160)
12. A Primary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y of Qingzhou City Liga(174)
13. A Textual Study of the Change of the Official Sites of Counties of Fujian Province in History Lin Tingshui(193)
14. A Textual Criticism of Nan'ao Ting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Lingping(200)
15.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ea Trade in the East of Fujia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arly Capitalism in Modern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Tea Trade of Tanyang in Fujian Lantu(206)
16.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Hanyang zhuji Yuwei(231)

17. Fading and Enduring Characteristics of Huaxia Rim in the Huai Valley:
Based on Analysis of Legends in Related Ancient History Zhu Jiping(244)
18.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Played by Lanzhou on the Silk Road ... Li Bingcheng(255)
19. A Study of Zhan and Dao of Henan Province in the Yuan Dynasty Mo Shumin(263)
20. Freshwater Shipping on the Yellow River since the the Time of Republic of
China Fan Rusen(285)
21. The Causes of Yongzhen'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Its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 of Guizhou Han Zhaoqing(301)
22. The Conscription of Soldiers from Shanxi and Sichuan and Its Effect on the
Politics of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Yuhong(315)
23. Field Research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ea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Taishun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
nasties Wu Songdi(324)
24. Map Study
The Editing of Tibetan Historical Maps in the Qing Dynasty ... Fang Jianchang(334)
25. Study on Ancient Books
On the Frontier Defence System in the Sui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Geography Records in *Sui History* Kong Xiangjun(355)
26. Discussion
Two Question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Buwei County Wu Xiaoping(365)
27. Translation
County versus Region? Migrational Connections in the East Midlands,
1700—1830' Authored by Claire Townsend, translated by Zhang Qingyao(369)

《水经·江水注》枝城— 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下篇)

张修桂

下篇 城陵矶—武汉河段

(六) 长江城陵矶—石码头河段

湘水从南来注之^[81]。

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者也^[82]。江水又东^[83],左得二夏浦,俗谓之西江口^[84]。又东径忌置山南,山东即隐口浦矣^[85]。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86],东接微落山,亦曰晖落矶^[87]。江之南岸名黄金滩,滩东有黄金浦、良父口,夏浦也^[88]。又东径彭城口,水东有彭城矶,故水受其名,即玉涧水^[89],出巴丘县东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90]。江水自彭城矶东径如山北,北对隐矶^[91],二矶之间,有独石孤立大江中,山东江浦,世谓之白马口^[92]。江水又左径白螺山南,右历鸭兰矶北,江中山也^[93]。东得鸭兰、治浦二口,夏浦也^[94]。

校注:

[81] 湘水,见《水经注》卷38。东汉三国时期,洞庭湖范围尚局限在君山西南,汪洋浩渺的洞庭湖水面尚未扩大形成。当时湘水独自由南向北经罗县(故址在今湖南汨罗县西北)西、下隰县(故址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北)

西,“又北至巴丘山(指今岳阳至城陵矶一带山丘),入于江”,故《水经·江水篇》谓:“湘水从南来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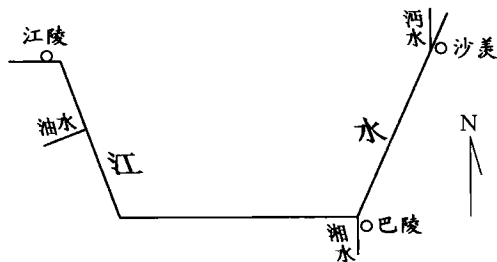
[82] 北魏时代,湘、资、沅、澧诸水,分别注入扩展中的洞庭湖,洞庭湖水而后在今岳阳市北汇入长江。但酈道元认为,湘、资、沅、澧诸水,虽然分别注入洞庭湖,而湘水却是洞庭湖水系的主干,其余诸水包括洞庭湖在内,均属湘水水系,故洞庭湖汇入江水的出口段,酈道元仍称之为湘水,“江水右会湘水”即为此意。江、湘交会处,即“所谓江水会者也”,是即《水经·湘水注》:湘水“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谓之江会也”。江、湘交会的“江会”处,据《湘水注》当在今天城陵矶附近。

[83] “江水又东”,方向有误。长江城陵矶至武汉河段,受地质构造控制,总体流向为东北流向,《注》文当作“江水又东北”才是。上篇注[51]已指出,酈道元虽未到过南方,但其所注《江水》中游河段,依据的主要是当时当地的几本《荆州记》,在江水总的流经方向上,《荆州记》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差,酈《注》据此不可能犯方向性的错误。故注[51]时,认定《江水注》江陵以下,江水流向的错误,是后人抄写时脱字。然而结合《江水注》城陵矶—武汉河段江水流向分析,这一结论是值得再推敲的。《江水注》城—汉河段流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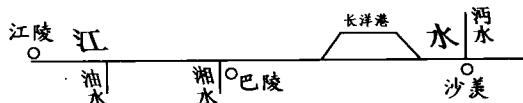
都作“江水又东”，难道转抄竟会有如此之多的“北”字脱漏，又为何总是漏抄“北”字，而不是脱漏“东”字？结合下文长洋港呈东北—东—东南流向与东西向江水交汇的细致描述，更可证明“江水又东”，确是酈道元《江水注》江陵至武汉河段江水流向的原文，并非后人有所抄漏。

然而江陵—武汉的长江古今流向，都是近于U形的流路，《江水注》均作“江水又东”流向，显然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酈道元的《江水注》，远不如他所注的《水经·江水篇》的准确。《江水篇》：江水“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又东南当华容县南，涌水入焉。

又东南，油水从东南来注之。又东至长沙下隳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东流注之，湘水从南来注之。又东北至江夏沙美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是《江水篇》的东南—东—东北流路，原本已把江陵至武汉的近于U形流路说明清楚，酈道元为《水经》作注，按理不当如此严重的违背原著，把U形流路一律改为西东向流路。究其原因，当是酈道元盲从其所收集到的、显然过于粗略的图籍，此类图籍误将江陵至武汉的U形长江流路，绘成西—东的流向，导致酈道元撰写出这样错误的注文。因属酈道元之原文，《江水注》江陵至武汉河段的流向，均按原著不作改动。



《水经》江水流向



《水经注》江水流向

图6 《水经》、《水经注》江水流向比较图

[84] 杨《疏》正确地指出：“二夏浦非浦名，谓夏浦有二也。”“夏浦”指夏季始有流水的河道。此两条季节性河道，据《江水注》记载的江水流程，当在“江会”下游的今监利县东南、白螺矶西南的长江左岸。

二夏浦之后的“俗谓之西江口”，乃属错简之文。

“西江口”是东晋南朝时期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战场。东晋隆安三年，荆州（今荆州市）大水，仓廩空竭，桓玄欲乘虚讨伐荆州，先遣军袭取其巴陵（今岳阳市）粮库，荆州刺史殷仲堪派遣殷遵、刘山民“帅水军七千至西江口”，欲夺回粮库，桓玄使郭铨、苻宏击败之，桓玄遂自夏口（今武汉市）进屯巴陵，并乘胜

“入江”西上夺取江陵。（《魏书·桓玄传》、《晋书·殷仲堪传》、《资治通鉴·安帝隆安三年》）。又：陈永定元年，周将贺若敦、独孤盛等寇巴、湘，西讨都督侯瑱，“与盛战于西江口”。（《陈书·侯瑱传》）。可见“西江口”是荆州数千水军沿江东下，攻打巴陵必经的一个大水口；也是夏口、巴陵水军欲“入江”攻打荆州的必由之路。

《水经·湘水注》：“巴陵西对长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会，故或谓之三江口矣。”《元和郡县志》岳州巴陵县：“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资治通鉴·文帝元嘉三年》“谢晦自江陵东下，何承天留府不从。晦至江口”下，胡三省

注云：“江口，即西江口。”《读史方輿纪要》湖广·重险：“荆江口在岳州府城西北十五里，《地志》‘巴陵城对三江口’是也。大江自蜀东来，入荆州界出三峡，……通谓之荆江。又东入岳州府界至城陵矶，而洞庭之水会于大江，水势益盛，谓之荆江口，亦谓之西江口，亦谓之三江口。”以上资料证明，“西江”是巴陵附近对西来的长江的称谓，“荆江”是长江荆江河段的别称，“荆江口”在历史上即被称为“西江口”。而两条仅出现于洪水季节的“夏浦”，怎么可能通行上百成千的战船？既是两条无名“夏浦”，又怎么可能以“西江”冠名？再者既是“二夏浦”，应有两个出水口，怎又变成一个“西江口”？毫无疑问，“西江口”便是“荆江口”。因此，“俗谓之西江口”一语，断然应属错简之文。

然此错简，由来已久。《通鉴》晋安帝隆安三年“仲堪遣殷遵帅水军七千至西江口”下，胡三省注云：“《水经》：江水东至长沙下隲县北，湘水从南来注之。江水又东左得二夏浦。《注》云：俗谓之西江口。”说明此处错简和《经》、《注》混淆的状况，在宋本《水经注》已经形成，同时印证了陈桥驿先生在《水经注校证》的论断：“《水经注》在宋景祐间已成残籍，经、注混淆，错漏连篇。胡《注》引用的宋本《水经注》，即已将‘江水又东左得二夏浦’九字混为《经》文。《注疏》云：‘朱此九字讹作《经》，戴改《注》，全、赵同。’说明此九字经、注混淆，明代依然，直至清代才得以解决。然而‘俗谓之西江口’的错简，近千年来却始终未能得到纠正，各种版本《水经注》均不例外的作江水‘左得二夏浦，俗谓之西江口’。胡三省虽然明知谢晦自江陵东下的‘江口，即西江口’，但他在用《水经注》为《通鉴》安帝隆安三年作《注》时，仍然因袭宋本《水经注》的错误。应当说，胡《注》照抄当时《水经注》的原文，可

以谅解；但专门疏证《水经注》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杨守敬、熊会贞，对此错简却毫无觉察，并在《水经注图》上，直接标注为“二夏浦俗名西江口”，则是重大的失误。

今既证明“西江口”绝非“二夏浦”，而是长江荆江河段与洞庭湖出水河段交汇处的荆江口，则“俗谓之西江口”一语，属错简之文无疑。按照酈道元的行文，此句当移在上文“所谓江水会者也”之后。即《水经注》此段原文当为：“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者也，俗谓之西江口。江水又东，左得二夏浦。”

[85] 忌置山是《水经注》记载的长江西江口以下，长江左岸的第一座小山。《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忌置洲，在巴陵县北，相近有忌置山。”根据长江城陵矶—乌林河段两岸地貌分析，白螺矶为左岸第一座小山临江矶头，自此以上至西江口为荆江河口冲积平原，因此，忌置山无疑即今白螺矶所在地的小山丘。

长江城陵矶—乌林河段的天然节点，除城陵矶之外，隔江对峙的有白螺矶和道人矶、杨林矶和彭城矶、螺山矶和鸭栏矶等。这些锁江节点，一方面约束河道自由摆动，并形成藕节状河床形态；另一方面又造成上游河段壅水，促使泥沙沉积为沙洲，从而使藕节状河床发展成为分汊河型。

白螺矶和对岸的道人矶（《水经注》称为“晖落矶”，见注[87]），是城陵矶—乌林河段自上而下的第一组隔岸锁江矶头，在其上游方向由于壅水，早有沙洲形成。《杨疏》：“《通鉴》宋元嘉三年讨荆州刺史谢晦，台军至忌置洲尾，胡《注》引此文。《一统志》洲在巴陵县北，相近有忌置山。”忌置洲即南朝时期忌置山（白螺矶）和晖落矶（道人矶）锁江所形成的沙洲。《水经注》虽未载此沙洲，但该河段在当时无疑已属分汊河型。今日此处江中的仙

峰洲,非刘宋时期的忌置洲,乃是1934年出现的两个江心洲,于1959年合并形成的新的沙洲(长江水利委员会余文畴主编《长江河道演变与治理》第二篇)。

忌置山东的隐口浦,故道河口当在今监利东南、白螺矶东北的李家墩附近。

《水经注图》将二夏浦、忌置山、隐口浦,集中置于西江口北岸,乃不明忌置山即今白螺矶而致误。

[86]“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属酃道元惯用的“往复”记述之句,并非指城陵山在忌置山、隐口浦下游的“江之右岸”,而是指在“江会”处的“江之右岸”。城陵山即今岳阳城陵矶一带丘陵山地。《读史方輿纪要》岳州府巴陵县:“城陵山,府西北十五里。蜀江西来,洞庭南注,合流于此,为一郡水口。山下有城陵矶,长江奔流于矶下。”《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城陵矶,在巴陵县北十五里。……旧志,在巴陵县北,蜀江口也。岷江西来,洞庭南注,合流于此,为一郡水口。半隶临湘界。”南朝时期,长江出西江口后,“江之右岸有城陵山”,说明当时的汇流河势与今天城陵矶附近的长江河势大体相当。

城陵山的“故城”,沿革不详,或是孙吴巴丘邸阁故城之一,属积谷备战之仓储小城。

[87]《读史方輿纪要》岳州府临湘县(今岳阳市陆城镇):道人矶“在县南十五里大江滨”。《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道人矶,在临湘县西南十五里江滨,一名微落矶。”是即晖落矶为今之道人矶。南朝时期,晖落矶、忌置山夹江对峙形成忌置洲,和今天道人矶、白螺矶锁江壅水形成仙峰洲,是为同一原理。

[88]“江之南畔”的黄金濑,在城陵山和晖落矶之间的长江东南岸,且较为靠近今天的城陵矶一侧。《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黄金濑在巴陵县东北。”“濑”,据《汉书·司

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作“浅水沙石滩”解;《论衡》:“浅多沙石,激扬为濑。”则“黄金濑”,显然是城陵矶下游,长江右岸的浅水沙石边滩。水流在浅滩沙石的作用下,通常呈现为湍急流态,又可能因为沙石的颜色,故称此段岸线为“黄金濑”。

杨《疏》虽然引证了不少资料说明“濑”字的含义,但终未能解透其实质,故在《水经注图》中,将“黄金濑”表示为右岸的入江小河道;并将黄金濑、黄金浦、良父口一起,置于晖落矶的下游,则又是对《水经注》此处上下文的“往复”对应关系的误解。此处“江之南畔”之前,没有冠以“江水又东”字样,表明酃道元是在记述城陵山“东接微落矶”之后,再回述城陵山、微落山二者之间“江之南畔”的地物。此类“往复”记述,是为《水经注》的惯例、酃道元的妙笔,杨守敬不该不察。则“江之南畔”的起点在城陵山(城陵矶)之下游,终点在晖落矶之上游。因此,黄金濑、黄金浦、良父口,均在城陵山和晖落矶之间的“江之南畔”,《水经注图》将它们置于晖落矶的下游,是错误的。

黄金浦因紧靠在黄金濑岸线的东北端注入长江,故有是名。其东北靠近晖落矶一侧,则有一条可能称为“良父浦”的小河,故其河口有“良父口”之称。黄金浦和“良父浦”,均属当时该河段长江东南岸的季节性入江小河,位置在今道人矶的上游方向,大致相当今黄泥沟和松杨湖的入江河道。

[89]晖落矶(道人矶)下游南岸的彭城矶,即今陆城镇江滨的彭城矶。《元和郡县志》岳州巴陵县:“彭城洲,在巴陵县东北九十四里。宋元嘉三年,荆州刺史谢晦反,台遣到彦之进讨,军次彭城洲,彦之军败,退保隐矶,即此处也。”《舆地纪胜》岳州景物下:彭城洲,“临湘县(故治即今岳阳陆城镇)有彭城山,西近江曰彭城矶。”《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

“彭城矶，在临湘县西江中。”玉涧水在彭城矶西侧入江，故其水口亦称为彭城口。

[90] 巴丘县，《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仅有巴陵县，晋太康元年立，属长沙郡，刘宋元嘉十六年，分长沙立巴陵郡，巴陵县为郡治。两志均不言有巴丘县。《水经·湘水注》亦云：“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然宋本《太平寰宇记》岳州巴陵县云：“吴为巴陵县。《吴录·地理志》云：‘巴丘县属长沙郡’。《江源记》云：‘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此处《江水注》：“玉涧水，出巴丘县”，同样证明巴丘县的存在。可能是孙吴尝于巴丘邸阁城置巴丘县，后（可作晋太康元年）更名为巴陵县，则巴陵县并非太康新立。熊《疏》云：“旧籍或有谓玉涧水出巴丘县者，故酈氏据以为说也？玉山、玉溪皆无考，当在今巴陵县之东、临湘县之南。”然《校证》本“校证”云：“巴丘县，《晏元献公类要》卷二荆湖南路玉池湖引《水经注》作‘巴陵县’。”则也有可能“巴丘”为“巴陵”之误。今已难断，存疑。如是巴丘县后改为巴陵县，则故址仍可定于今岳阳市。

北流注江的玉溪、玉涧水，故道相当今岳阳云溪镇北流，经白泥湖至陆城镇彭城矶西南入江的河道。

[91] 如山，《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如山，在临湘县东北八里。”据总参测绘局五万分之一地图陆城幅，相当今陆城镇东北王家门附近的临江小丘。

隐矶，《太平寰宇记》复州沔阳县：“大隐林，《郡国志》云：‘沔阳大隐林，又有小隐林，南有隐矶山。’”《读史方輿纪要》岳州府巴陵县：“隐矶在府东北。矶南对彭城矶，二矶之间，大江之中也。”即隐矶指的是今湖北监利县东南的杨林矶，它和湖南岳阳陆城镇西侧的彭城矶，夹江对峙，完全符合《水经注》记载

的河势。

《江水注》此处“北对隐矶”，采用的也是“往复”记述，即酈道元以彭城矶为基点，先记述其东的如山，再往回记述彭城矶“北对隐矶”。即，如山是在彭城矶下游的长江南岸，隐矶在彭城矶对岸的长江北岸。正是由于二矶锁江，造成上游壅水、泥沙沉积，南朝时代早有沙洲形成见于记载。《宋书·谢晦传》：宋元嘉三年，谢晦自江陵举兵东下至西江口，到彦之进讨大军已至彭城洲，谢晦使孔延秀击败之，又攻陷洲口栅。诸将欲退还夏口，到彦之以为不可，乃退保隐矶。彭城洲的存在，说明该河段在南朝时期，也属于藕节状分汉河形。

杨守敬于此再次误读《水经注》原文，故其《水经注图》错误的将“隐矶”定位于如山东北的长江南岸。

[92] 孤立大江中的独石，今无存。据总参测绘局五万分之一地图陆城幅，很有可能是彭城矶西南孤立的铜鼓山，后因边滩发育，今已靠岸。

“山东江浦”，指如山之东、长江南岸的“白马浦”，故其入江之口，“世谓之白马口”。《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指出：“白马矶，在今临湘县东北十里。县志，白马矶在白马口旁。”“白马浦”，据总参测绘局五万分之一地图陆城幅，相当今王家门北的儒溪。

《水经注图》置白马口于隐矶之东，则是以为隐矶在大江南岸而致误。

[93] 白螺山，《嘉庆一统志》荆州府山川：“在监利县东南一百四十里。细石磷磷，突起平地，下俯小沙洪湖，皆在襟带间，与华容（当为临湘之误）县之鸭兰山相对，其旁有白螺矶、白螺洲。《寰宇记》，在玉沙西南一百四十五里。”白螺山即今洪湖县螺山镇螺山矶，长江经其南。

鸭兰矶，《嘉庆一统志》岳州府山川：“在

临湘县东北十五里。”即今临湘市西北江滨鸭兰矶。

今日螺山矶和鸭兰矶夹江对峙，河势古今有别。南朝时期，长江水流遭受左岸白螺山挑流逼溜，长江故道偏在今河道以东，鸭兰矶因之成为“江中山也”。鸭兰矶以下故道，至今在航空相片上尚有长条形废河道痕迹，

自鸭兰矶开始，经郭家棚、晓洲、李家、横河堤，直至黄盖山西侧，受其逼溜，故道北上直趋石码头、乌林一侧。在李家附近，故道河槽至今还相当开阔。

[94] 鸭兰、治浦二条季节性小浦，在今鸭兰矶东北的长江故道南岸，鸭兰浦出自洋溪湖，治浦出自冶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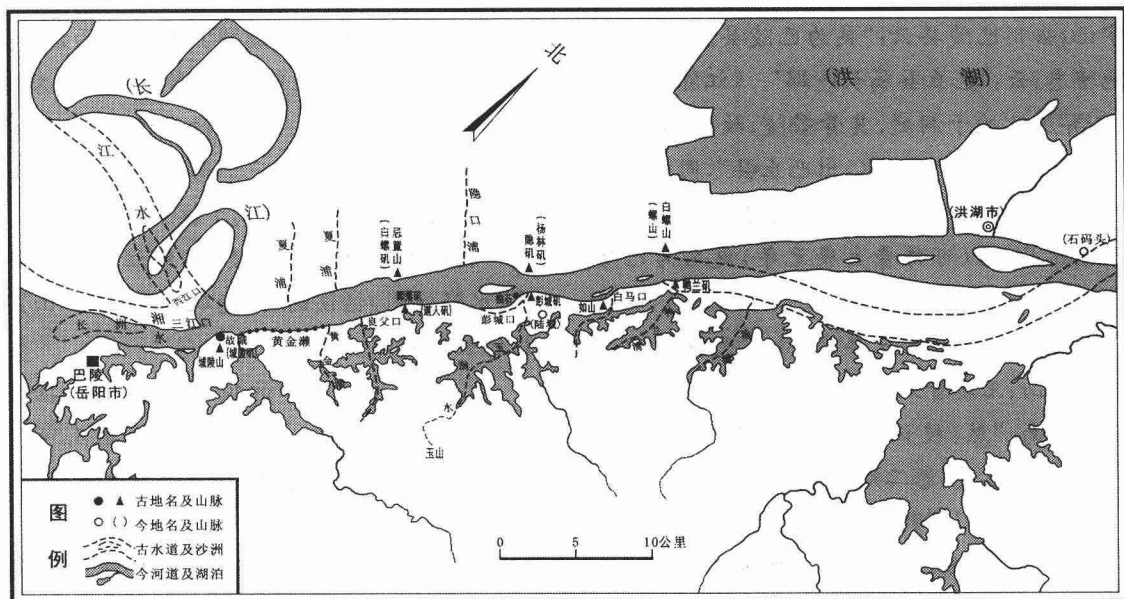


图7 长江城陵矶—乌林河段示意图

(七) 长江石码头—纱帽山河段

江水左径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径乌黎口，江浦也，即中乌林矣^[95]。又东径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96]。

江水又东，左得子练口。北通练浦，又东合练口，江浦也。南直练洲，练名所以生也^[97]。江之右岸得蒲矶口，即陆口也^[98]。水出下隲县西三山溪，其水东径陆城北，又东径下隲县南，故长沙旧县，王莽之闰隲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隶巴陵郡。陆水又屈而西北

流，径其县北，北对金城，吴将陆渙所筑也^[99]。陆水又入蒲圻县，北径吕蒙城西，昔孙权征长沙、零、桂所镇也^[100]。陆水又径蒲矶山，北入大江，谓之刀环口^[101]。

又东径蒲矶山北^[102]，北对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头，即蒲圻县治也，晋太康元年置^[103]。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潏口，水出豫章艾县，东入蒲圻县，至沙阳西北鱼岳山入江^[104]。山在大江中杨子洲南，孤峙中洲^[105]。

江水左得中阳水口^[106]，又东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余里，吴所屯

也^[107]。又径鱼岳山北,下得金梁洲,洲东北对渊洲,一名渊步洲^[108],江溃。从洲头以上,悉壁立无岸,历蒲圻至白沙方有浦,上甚难^[109]。江中有沙阳洲,沙阳县治也。县,本江夏沙羡矣,晋太康中改曰沙阳县,宋元嘉十六年,割隶巴陵郡^[110]。

江之右岸^[111]有雍口,亦谓之港口。东北流为长洋港。又东北径石子冈,冈上有故城,即州陵县之故城也。庄辛所言,左州侯国矣。又东径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水东南流注于江,谓之洋口^[112]。南对龙穴洲,沙阳洲之下尾也^[113]。洲里有驾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驾顿此,因以为名。文帝车驾发江陵,至此,黑龙跃出,负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谓长史王昙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龙穴之名焉。

江水又东右得聂口,江浦也。左对聂洲^[114],江水左径百人山南^[115],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116]。

校注:

[95] 南朝时期,江水在白螺山挑流作用下,故道偏在今河道东南侧的废河道上,再经黄盖山逼溜后,从今石码头北上,故道偏在今河道西北侧,沿着当时的村居上乌林、中乌林东侧,北至下乌林。上乌林故址在今洪湖市东北万家门附近。“乌黎口”即乌林口之音变,其旁之村居中乌林,在今洪湖市东北艾家门村附近。

[96] 下乌林即今洪湖市东北的下乌林矶(总参测绘局五万分之一地图陆溪口幅),史无疑义。《吴书·周瑜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周瑜用黄盖火烧计策,大败曹军(《黄盖

传》),曹操遂率残部自乌林沿“华容道”向江陵逃窜(《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周瑜传》云:“摧曹操于乌林。”《程普传》:“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吕蒙传》:“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即曹操“引次江北”后,被周瑜彻底打败之地,乃大江北岸的乌林,故《水经·江水注》正确地指出:“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至今在下乌林矶西侧仍有地名曰“曹操湾”(总参测绘局五万分之一地图陆溪口幅)。

然《江水注》记载的乌林河段,未见锁江矶头,江中又不见任何沙洲记载(包括晋南朝的史志),说明此河段属单一河型。根据流量、流速与河宽的关系计算,长江城陵矶—武汉河段中,单一河型的最大河宽不得超过2公里。河宽超过这个限度,江中必然出现沙洲。《江水注》以及晋南朝的史志,详细记载乌林河段上下游的不少沙洲,唯独乌林河段本身不见任何沙洲记载,说明当时乌林河段河床宽度稳定在2公里之内。今下乌林矶至赤壁市赤壁矶直距4公里,当时江水偏在北岸下乌林一侧,则今赤壁市临江的赤壁矶,当时距江岸尚有2公里之遙。这就难怪《江水注》尽管记载乌林河段上下游不少临江矶头,唯独没有记载这个当时尚不在江边的无名的小丘。今天赤壁矶濒临长江,下乌林远离江水北岸的河势,是南朝以后螺山矶以下江水动力轴线改变,石码头—乌林河段东移的结果。

[97] 江水过下乌林矶之后,东北流受黄逢山逼溜,主泓道折向东流,经今陆溪口至龙口,并在其左岸形成分汊河道——练浦。郦道元称练浦上口为“子练口”,入江下口为“练口”。练浦分汊河道,至今在航空照片上影像仍然清晰,即自余家湾经竹林湾、吕蒙口、老

洲、堤街至龙口镇入长江。是“子练口”在余家湾的南侧，龙口镇是为古之“练口”所在地。导致分汊河道形成的练洲，在练浦之南的大江中。光绪《湖北舆地图记》：“龙口西北有良洲，即《水经注》之练洲也。练、龙、良一声之转耳。”龙口镇西北的良洲，今又名老洲，乃是南朝时期练洲靠岸之后的残存部分。

南朝以后，黄盖山西侧边滩发展，长江主泓西移，在流体惯性作用下，黄盖山以下河床相应变化。主泓改向东流，经太平口、沅子洲北上至今赤壁山，受矾头挑流北上，主泓沿古练浦至龙口与其南侧的新汊道汇合。陆溪口早期弯曲河道，即在这种水流动力条件下，形成于唐代初期，长江主泓道因曲流关系而有所延长。而今赤壁山西侧的长江沿岸原有边滩，也因此被冲刷殆尽，赤壁山因之雄踞长江之滨，险势凸显，唐代李吉甫便误以为它是“赤壁之战”的赤壁。今天陆溪口河段的鹅颈式分汊河型，是明清以来，弯道江中新老沙洲不断演替、靠岸，所形成的。

杨守敬不明分汊河道的原理，故在《水经注图》中，分汊河道的练浦，便被作为分流河道处理，导致练浦与大江之间，既包围了一块洲地，又在大江之中再出现一个“练洲”的错误。

[98] 陆口即陆水入长江之口，在今嘉鱼县西南的陆溪口附近，或因靠近南朝时期蒲圻山前的蒲圻县治所，故有“蒲圻口”之称。陆口形势险要，曾为孙吴重镇。吴重要将领鲁肃、吕蒙、陆逊、潘璋、吕岱等都曾经以重兵屯驻此地。吴、蜀之战时，孙权还亲自在此镇守，为诸军节度。

[99] 下隳县故城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北。陆水的流路，古今基本相同。然《江水注》陆水源流三山溪，并非今天陆水的正源葛蒲港，而是源出通城县西南的通城河。陆城，当在

今通城县西南通城河的南岸；金城，疑在通城县北石壁寺一带。

[100] 陆水自下隳县进入蒲圻县境后，又北流所经过的“吕蒙城”，《舆地纪胜》鄂州古迹：“吕蒙城，在嘉鱼县之石头口。”杨《疏》云：“《元和志》，吕蒙城在蒲圻西南八十里，孙权以蒙为横野将军，与周瑜破曹公，定荆州，于此镇守。《寰宇记》，吕蒙城，东北沿流去鄂州三百九十三里，即吕蒙所筑。”熊《疏》云：“《吴志·孙权传》，建安十九年，遣吕蒙取长沙、零陵、桂阳。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寰宇记》引《江夏记》吕蒙城，孙权屯陆溪口，是此也。”以上资料说明，周瑜镇守的陆口吕蒙城，当在今嘉鱼县陆溪口镇附近，陆水经其西。

[101] 陆水注入大江，受江水顶托，河口段河床自动调整，流路自南而北，转而东流，再向北转弯后始入大江，呈现出弯曲形态，时人即据此河势又称陆口为刀环口。

[102] “又东径蒲圻山北”一句，后人传抄有遗漏主语之嫌。酈道元确实常用省略主语的“又东”“又西”，然此处不同，上文陆水出下隳县后，大段文字记述陆水的流向，并连续用了三个“陆水又”，此下“又东”之文，乃专指江水地物，因主语被抄漏，在分段不清的情况下，则易被误读，分不清是江水还是陆水，故原文当作“江水又东，径蒲圻山北”。《江水注》的“蒲圻山”，专指陆溪口以东北至今嘉鱼县以南长江南岸的丘陵。

[103] 蒲圻山北大江中的蒲圻洲、擎洲、南洲，包括白面洲在内，南朝时期已共同组成一个大型沙洲。然从一洲数名可知，它们原先当属各自独立的沙洲，其后陆续合并为稳定的巨型沙洲，晋太康元年，才有可能在洲上设置蒲圻县治所。然在江中的洲上设县，环境毕竟险恶，蒲圻县治所在隋代即已迁至

今赤壁市。蒲圻县撤离蒲圻洲后，蒲圻洲、蒲圻山之名逐渐被白面洲、白面山取代，《读史方輿纪要》武昌府嘉鱼县：白面山，“在嘉鱼县南十里，山前有白面洲。邑志云：旧蒲圻县置此。或谓之蒲圻山。”《湖北輿地图记》云：“石矶头即当时之（蒲圻）洲头也，所置蒲圻县当在此。”则今嘉鱼县西南赵家洲石矶头一带的边滩，当属蒲圻洲或曰白面洲靠岸的残留沙洲；南朝时期蒲圻洲分汊河道，左汊当为主汊，右汊是为支汊。

[104]《江水注》谓蒲圻“洲上有白面洲”，说明白面洲属蒲圻洲的合并沙洲，因其靠近鱼岳山，故属蒲圻州的尾部。溧水所出之艾县，汉置，故址在今江西修水县西、幕府山东麓。蒲圻县在幕府山西，故“东入”蒲圻县，是为“西入”之误抄，今据改。

据《江水注》，溧水的上游河段，大致相当今崇阳县源出幕府山西麓的青山河或是高堤港，但其西北流路，受蒲圻和崇阳两县之间连绵不断的崇山阻隔，其下游河段，绝不可能至鱼岳山入江，只能在今崇阳县（时属蒲圻县南境）附近注入陆水，这是地貌决定的唯一通道。《江水注》溧水下游入江河段，显然是错误的。熊《疏》云：“岂郗氏所据图籍有误乎？”当然也有可能是郗氏将图籍中的交通路线，误读为河道而编入书中。今依原著，将错就错，以青山河为溧水源流，下游随意绘一水道至鱼岳山入江，以充当溧水流程。

又，溧水“至沙阳西北鱼岳山入江”，“西北”为“西南”之误，《注疏》本亦作“西南”。鱼岳山在沙阳县上游的西南方（详下），溧水入江口不得在沙阳县西北。当属早期抄本之误，可改。

[105]，江中的杨子洲，在白面洲的下游，鱼岳山之北。熊《疏》：“《名胜志》：嘉鱼县东北之杨家泾，即杨子洲。”鱼岳山下的中洲

也早已靠岸，鱼岳山因之耸立在今嘉鱼县西的长江东南岸。熊《疏》：“《寰宇记》引《荆州记》，蒲圻县下游有鱼岳山，山孤峙于中洲，近在江南。为郗所本。《明一统志》，今去水已远，山在平地，盖后世淤积所致。”

[106] 中阳水口在江水左岸的龙口之东，即今龙口镇稍东的长江北岸。

[107] 中阳水口之东的白沙口，“南直蒲圻洲”，即白沙口或曰麻屯口、蔑默口，当在今嘉鱼县长江西岸、洪湖市东北的高桥乡一带。《读史方輿纪要》沔阳州：“白沙水，志云：在州东北一里。《水经注》：‘江水过下隳东得白沙口。程纁以为即是水也。今湮。’”熊《疏》：“今有蔑洲在嘉鱼县西，与故蔑默口对，盖取口为名。”白沙水属于云梦泽的通江河道，今高桥乡西北的沙湖，或与南朝时期的白沙水有关。

[108] 今鱼岳山东北长江南岸有归梁洲，与北岸铁梁洲相对。则归梁洲当是《江水注》鱼岳山下游的金梁洲的音变。后因河势变化，金梁洲靠向南岸，成为今日残存的边滩归梁洲。南朝时期金梁洲东北的渊洲，也因河势变化而靠向北岸，今日簪洲湾上口燕子窝一带滩地，是为渊洲的残迹，“燕子窝”为“渊洲”的变音文字。

[109] 溃，作悬崖解。此处“江溃”，专指江水左岸“壁立无岸”的陡峭江岸，非山崖也。它从渊洲洲头向上游延伸，中经蒲圻，直至白沙口“方有浦”，长度约有20公里。它是江水左岸的自然堤，遭受江水强烈冲刷所形成的陡岸形态。由于崖下边滩被蚀殆尽，岸壁陡立，故欲“上甚难”。《校证》本标点误，当改作“一名渊步洲。江溃从洲头以上”。

[110] 渊洲下游江中的沙阳洲，位置在今簪洲湾的颈部一带。洲上的沙阳县，《宋书·州郡志》江夏郡沙阳县云：“二汉旧县，本

名沙美,属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立沙美,而沙阳徙今治。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是晋初沙阳县乃以沙美县更名,并迁县治于江中沙阳洲上。

[111]《注疏》本作“江之左岸”,“朱左讹作右,戴、赵同”。《江水注》江水作西—东流向,长洋港从江水分出,东北流—转东流—再折东南流注江,是长洋港在江之左岸无疑。熊《疏》:“长洋港在江之左岸,是左岸,非右岸也。”《校证》本所据有误,当改为“江之左岸”。

[112]东晋南朝时期的长洋港,属长江分流河道,长洋港自“港口”分出,东北流至州陵故城,折东流至州陵新治南,然后折向东南至“洋口”汇入长江。从长洋港东北—东—东南的流向分析,入口(港口)与出口(洋口)两地间距,远大于弯道顶部州陵故治至新治的长度,可见南朝时期的长洋港属正弦式分流河道,尚不具曲流形态,又非长江干流所经,不涉及河床长度问题。

隋唐时期,云梦泽瓦解,长江河势发生重大变化,长洋港汉道发展成长江主干道,并从正弦式河型逐渐演变成为弯曲河型——藤洲大湾。原先的主干道则因流量骤减而淤塞消亡,其中的沙阳洲、龙穴洲,则演变成为今日的藤洲弯颈部,沙阳县也在江流变动的时代撤销。这一演变过程,在宋代以前即已完成。

长洋港的分流上口,谓之雍口,亦谓之港口,位置在今燕子窝稍北一带;其复入于江的下口,谓之洋口,位置在今大咀村附近。州陵县故城与新城,分别在长洋港顶部左岸的南北两侧,旧城当在今新滩口稍东一带,新城在今接兴洲附近。

《宋书·州郡志》郢州巴陵郡:“州陵侯相,汉旧县,属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疑是吴所省也。孝武孝建元年度。明帝泰始四年,以绥安县并州陵。”据此,西汉的州陵县以

及战国的州国故址,当即《水经注》所载的“州陵县之故城”,州陵县新城当是王莽改州陵县为江夏时所迁,东汉时仍以新城为州陵县治,三国吴省州陵,晋太康元年复立之州陵,据《江水注》文意,仍应在“州陵新治”。

《水经注图》因所据底图不准确,误置长洋港于藤洲湾的西南部,导致相关的沙阳洲、龙穴洲、沙阳县、州陵县新旧城等等的定位,都不符合《江水注》的记载。

[113]洋口南对的龙穴洲,属江中沙阳洲尾部的合并沙洲。南朝时期长江干流从今藤洲弯颈部通过,江中的沙阳洲、龙穴洲及洲上的沙阳县,均在今藤洲弯颈部附近。当长洋港演变为长江主干道之后,今藤洲弯颈部原先的江水主干道,则逐渐萎缩直至最后消失,沙阳洲遂发育成为今藤洲湾颈部的主体。

[114]江水右岸的聂口,根据所在位置,当是涂水(译后)分流聂浦入江之口,在今金口西南双沟村附近,其所对江中聂洲之成因,和其下游夹江对峙的百人山、赤壁山有密切关系。

[115]百人山,《舆地纪胜·汉阳军景物下》曰:在汉阳县南七十八里。《读史方輿记要》汉阳府汉阳县:“百人山,在府西南七十里。相传周瑜与黄盖诈曹公大军所起处也。南滨江有百人矶,今置巡司于此。”清马征麟《长江图说》明确指出,百人山即今武汉市西南70里、长江左岸的纱帽山。

[116]与百人山夹江对峙的右岸赤壁山,《舆地纪胜》鄂州和汉阳军景物下,在分析历史上记载的几处赤壁之后认为,赤壁之战的赤壁,即江夏县的赤矾,也就是今武昌西南长江右岸的赤矾山,指出酈道元定此赤壁是“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处,是完全正确的。但酈氏此说仍屡遭后人质疑,导致《江水注》赤壁山定位的正确性也成了问题。